

错了的伊甸园

刘湛秋
著

7.5

刘湛秋 著

作家出版社

错了的伊甸园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了的伊甸园/刘湛秋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63-1146-1
I. 错…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5280 号

错了的伊甸园

作者: 刘湛秋

责任编辑: 宋 朗

责任校对: 李 玲

插图: 李 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字数: 122 千

印张: 7

插页: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46-1/I·1134

定价: 8.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错了的伊甸园

目 录

第一章 奶黄色的房子…… (5)

如果你爱上了什么人
那都是因为命

第二章 还是奶黄色的房子 …… (69)

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
是命又不是命

第三章 灵与肉的撞击…… (111)

别了，可爱的青春
别了，过早凋谢的花朵

第四章 吉他能弹出什么歌呢？…… (151)

闪念之间都成为过去
而真实的只是对过去的思念

第五章 墙上挂着无弦、指板断裂的吉他 (179)

美满也许是破碎的前夜
不美满才是最终的哲学

第六章 梦幻的尾声 (211)

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
生命比金子还贵

后记 (219)

第一章 奶黄色的房子

如果你爱上了什么人
那都是因为命



—

燃烧的俄式壁炉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使这间镶木的客厅呈现出奇异的圣洁。比罗娜太太坐在高靠背椅上略为欠身，朝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的桑林笑着，用一种生硬但却悦耳的中国话说：“请进呀，年轻人。”

她腿上正在织的毛线团滑落到地板上，桑林敏捷地捡起来，递过去。并报以句俄语：“兹得拉斯切！（您好）”

“斯帕西波!(谢谢)”比罗娜太太显得更兴奋了，“欢迎你。茶炊里有茶，你自己取吧!糖在那个白瓷瓶里。”

桑林因自己动手而消除了局促，但还是找不到话题。他用匙子搅动着茶杯，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舌。

比罗娜太太把一根针织完，用手掌背揉揉额头，轻舒着气。

“您叫什么名字!”

“桑林。”

“沙林，好美好的名字。”比罗娜和她女儿一样，把桑林读做沙林。桑林并不想纠正。

“欢迎你来。娜佳以为你上星期天来呢!她滑冰去了。你和我们吃午餐。”

显然，娜佳是她的女儿，掌上明珠式的女儿。桑林和娜佳是两周前在市图书馆认识的。

那是一个空中蒸发着湿气的美妙下午。椭圆形大玻璃窗上的冰花在无声地爆裂。他们坐在阅览室长条桌的面对面。桑林在阅读一本十八世纪俄国历史书。忽然，他听到面前一声银铃式的俄语：“真迷人!”桑林抬头，正好和那金发碧眼的姑娘的目光相碰。瞬间，他有种触电的感觉。

打扰你了。姑娘嫣然一笑。

啊，没什么。桑林用俄语回答。

你喜欢诗吗？我轻声给你念几句。姑娘的热切充满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透明的、不可见的阴影
正向你浮游，而你也随它浮游
在拥抱着那蔚蓝的、我们无法感觉的
梦幻中——你现出了你自己

你的面前蓝得无边无岸，
那海洋，田野，还有山脉和森林，
在自由的环宇鸟儿不绝地啼唤，
雾霜在弥漫，天空逐渐泛红。

姑娘痴迷地合上诗集，睫毛下垂。玻璃表面有一粒水珠在滑落。你喜欢诗吗？姑娘显然希望她邂逅的小伙子和她一样喜欢诗。诗就是青春、美丽、人生呀！

桑林不敢说少年时还怀过当诗人的梦，但是复杂而机械的功课已使他两三年不接触诗了，他宁肯偶尔去读小说，他害怕诗带来的幻想。但此刻，他真的被诗所俘获了。而且他认为诗不是学出来的，是天生的感觉，读一车诗集也不见得能写出好诗，不读诗的人也许能写出绝妙的诗句。他一时还无法探究，是诗的魅力？是勃洛克的情感？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暖和的冬天下午？抑或是这热烈妩媚的俄国少

女？

我们算认识了。姑娘出图书馆下台阶时踢着雪。我看得出来，你是外地人，你在这个城市没有亲人。我猜人不会错的。

渗透了水气的清凉的风吹过来，使桑林有脱光了衣服下海前的感觉。说老实话，不知为什么他每次下海前都产生过畏惧。他的家乡几乎靠海，但这个倒霉的H城离北极比离海还近。女孩子说对了，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使他孤独，似乎只有冬天的冰雪才能激发他潜在的热情。

桑林想不起姑娘一路还说了什么，也许是关于诗的纯文学讨论，也许是扯了些天气和民族气质，他只记得她说她叫娜佳。一眨眼就能记得住的名字。你星期天到我家来玩。我妈妈会喜欢你的。她从银灰色小包里掏出一张纸，画了她家的草图。

分手时，桑林快步离开了，甚至没有回头。到寝室，他就钻进被窝，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第一个礼拜天，他对自我作了极大的克制。熬过第二个星期，他才迈进这座奶黄色房子。

墙上挂的大木钟懒洋洋的。那么长的摆简直看不出在左右摆动，本来就不清晰的罗马字又褪了色，鬼才搞得清那是几点几分。有一阵子，屋里只有这大木钟衰老无力的滴答伴着桑林搅茶杯的银匙声。

桑林已感到，比罗娜太太在看他，或者说在欣

赏一个孩子的惶恐。大人常常喜欢这样显示自己的年长与成熟。桑林不能接受这样的目光，他不久前给一家学报寄去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稿，他不仅不是幼稚的孩子，而且他都开始有衰老的感觉。桑林起身潇洒地在客厅踱了几步，停在一架古老的钢琴前，像是个内行：“是德国琴？”

比罗娜太太已完全放弃了手中的毛线活，悠扬地飘到琴前，打开黑色的琴盖，顺手一个琶音。

“你大概是南方人，扬子江那边的，我没去过，好像那边的中国人很秀气，也很聪明。”

桑林请求她弹一曲。

她拖出铺了狐皮的琴凳，轻盈地坐下，两手掠了掠头发，拧开壁灯。在奶色的灯光下，桑林才真正看清比罗娜太太。

那是一张很有诱惑力的脸，肤色白皙而有光泽，只隐现出极细的皱纹，深陷的眼窝透出幽蓝的光芒。甚至她的肩膀也是丰满的，随着呼吸而微微颤动。桑林无法断定她的年龄。也许更像娜佳的大姐姐，如果不是她的风度给予她那种属于中年贵妇人标志的话。

四壁发出微烘桔子的酸甜。好像有什么在浮上来，忽然又沉下去。黑白的琴键在慢慢幻化为湖水，一片红叶随波而去，又是一片红叶，而两支白色的桨棹在任意翻飞。最后，桑林的意识中定格为两截鲜嫩的白藕。

远方，只有林中的小鸟知道
那躺在草地上少年的忧郁

桑林为娜佳的诗议论忧郁了两星期，终于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想出了这么两句。比罗娜太太弹奏的不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而是桑林的内心独白。

一阵雪风闯了进来，穿红毛衣、肩搭一双冰鞋的娜佳压断了最后一串音符。

嘻嘻，我就知道是沙林来了。妈妈弹得那么年轻，准是给年轻人弹琴。

娜佳，别淘气。比罗娜太太握住女儿搂她脖子的手。像萝卜那么凉，去壁炉烤烤。这位有教养的先生等你弹呢！

会弹的。土豆白菜不会缺的。我会显示我的一切，为我最好的朋友（桑林想，一下子成“最好的”。这是小学五年级女生的语言）。娜佳对桑林暗示一个眼色，给最好又加了一个亲密的注脚。可是，妈妈我饿了，现在第一个战役就是弄饭。土豆汤？烤牛肉？

虽然，桑林很喜欢吃俄式的罗宋汤，但和俄国母女坐在一张桌前还是很局促，连勺子也拿不稳，以至把汤撒到了身上，娜佳却笑嘻嘻地递过餐巾，还

来了句中国俗话：“快嘴吃不了热豆腐，对吧！”

饭后，娜佳对比罗娜太太说：“不弹钢琴，行吗？”

比罗娜太太只微笑着对桑林摇摇头，桑林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桑林第一次从现实中看到了吉他。娜佳低着头，摆好了弹奏的姿势。吉他发出的柔和的光辉镀上了娜佳的头发，甚至在比罗娜太太胸前形成朦胧的云。不一会，梦幻的景色就流出了。有几分钟，娜佳只随意地弹奏着，桑林觉得好像是在原野，完完全全的灿烂的夏日，流水从草根里渗出，有什么鸟把你的思绪引向了远方。桑林在江南家乡有过类似的体味，但眼前一切都是那样粗犷和豪放。他想象不出这一双纤细的手指竟弹出这样奔放热烈的曲调。

可接着几个和弦过渡后，娜佳开始唱了。不知为什么，适才的气势消失了，转入一种忧郁，深沉的忧郁……桑林听不出俄文原词，但知道是某种爱情或类似秋天的味道，炉中的火突然劈啪炸裂一两声，仿佛把歌声拉到更远的地方。娜佳的音色真的十分甜美，桑林说不清自己血液里涌出的异常感觉。这的确是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的体验。他从来没想到这个古铜色外貌、共鸣箱优美的叫做吉他的东西能有这么大的魅力。他几乎屏住了呼吸，甚至想用所有的毛孔去吮吸这全部的歌声，甚至希望吉他和夜晚一直无止境地延伸下去。

娜佳告诉他，这是她祖父从意大利带来的吉他。比妈妈的岁数还大，像妈妈一样漂亮。娜佳的淘气也非常自然。这是从小在自由环境下成长的标志。

桑林不敢从娜佳手里接过这把吉他，只出神地看着。他认定，六根弦是六个小精灵藏在大肚子音箱的圆眼中。而指挥这六个精灵的更是一个精灵。